



>> 我的思想操练对象不是主流经典

齐鲁晚报:通常意义上的书评,或是审美式的启发,或是学院式的评说。您的新作《经典之外的阅读》看似书评,其文章长度、深度又远远超出书评,在这20篇“思想随笔”中,我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流经典,更多的是一些价值尚在转化、尚待被普及的外国论著,是什么让您继《阅读经典》之后,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经典之外?

徐贲:我在书里采用的是一种“阅读思考”的写作方式,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思想操练”。进行一次持续的思想探索,而非建立某种理论系统,是我陆陆续续这20篇阅读思想操练所要做的。

我的思想操练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经典。主流经典是由专家们确定的一些“必读书”或“伟大著作”,经常是公认的重要著作。经典被视为常读常新的著作,是那种从不耗尽它所诉说的东西,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人类文化中的书。

经典之外的著作也许够不上这个标准,但对于读者来说却是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帮助读者思考他关

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古代经典不可能提出来的,例如,如何看待那些与专制和独裁做朋友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的是古代经典提出过,但现代人有了更深入、周全的认识。这两种情况都是我的阅读从经典著作转向经典之外的原因。关于后一种情况,我就用书里的《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一文来做一个例子,这一篇是讨论利己与利他问题的。

18世纪英国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故事》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都是经典,在这两部著作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看待人的利己,也就是自私。曼德维尔的著名论点是“私人的恶习能带来公共的利益”,意思是,那些我们假装感到羞耻的“恶”其实可能为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某些或某种程度的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没有它社会这部复杂的机器就不能平滑、顺畅地运转,因为人性本来是自私的。斯密并不认为自私是人的唯一天性,他在《道德情操论》里指出,人性中还包

括对他人的同情。这是苏格兰启蒙的一个重要观念。但是,斯密或其他苏格兰思想家没有办法在道德哲学推测之外证明人性中确实有“同情”这个东西。因此,不同意的人会说,那只是一厢情愿。

但我讨论的《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一书就不同了。这是一部经典之外的著作,它用18世纪思想家还不知道的进化心理学来证明,人有利己的基因,也有利他的基因,人不能以“人天生自私”为由来过一种只是利己没有利他的生活。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让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自私虽然有正当性,但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社会道德准则。为优化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而倡导利他是有科学根据的。今天的年轻人对科学比对道德哲学更有兴趣,也更有信任感。如果他们知道,人的天性中本已经包含着某些利他的心理动机,利他不只是道德和社会改造的成就,而且是人的自然进化使然,利他是自然正当的,也许他们就更愿意把利他当作一种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 识别善恶才有可能创造好生活

齐鲁晚报:《经典之外的阅读》里选择的对您来说很重要的著作,都直接或间接与一个问题有关——20世纪的恶和抗恶。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这种“后灾难”的思考吗?思考和判读恶有何意义?

徐贲:20世纪是一个政治邪恶和人造灾难大量出现的时代,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政治邪恶和人造灾难及其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所以,只要您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子孙的未来,您就会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辨别恶,阅读只是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我用的是阅读思考的方式,别的人也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历史学家或关心历史的人们可以通过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揭示历史真相来保持对恶的警惕,虽然不直接涉及恶的问题,但也是一种对恶的抵抗,一种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

但是,应该看到,单凭对恶有所知觉和抵抗,并无法改变现在存在的邪恶。18世纪启蒙哲人伏尔泰在《老实人》里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效,那就是,恶在人间,人如何安身立命?恶的存在和人的无力感有可能带来悲观厌世或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人面对世界的荒谬和不可预测,有一种对恶的无

力感,但可以拒绝隐瞒恶、美化恶,或是为恶做不实的辩护。我们对恶的思考也许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和满足,但没有这样的思考,人的幸福和满足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世间的好生活需要由能识别善恶的人来创造,这样的人最好既有理性,又有行动。在行动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应该坚持,在这个世界上,好生活对人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人无法解决恶的问题,无法消灭恶,虽然恶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但每个人仍然可以依靠自己的思考在有恶的世界里为自己找到一条不与恶合作或共谋的生活道路。

>> 多样化的阅读有助于扩展思考的范围

齐鲁晚报:您选择的经典之外的著作非常多样,既有小说、哲学对话,也有社会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和一些被归类为“科学”的著作,这种多样性的阅读经验与您极力提倡的问题意识、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的培养,有什么关系?

徐贲:多样化的阅读有助于扩展思考的范围,有的人把阅读集中在历史、哲学、政治学、传媒学、文艺学、美学、大众传媒、人类学等等比较单一的专业范围里,可以使自己的学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在学问上有所专精。但是,一般学生的阅读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知识条件。专门学术的阅读所引发的思考往往非常理论化,非常抽象,与对一般思考的实际要求并不一致。

例如,我们在阅读洛克、斯宾诺莎或伏尔泰的经典著作时会碰到“理

性”的问题,如果放在哲学里去思考,理性这个议题可以写成专门论文或专著,会去追溯这些概念的源头和来龙去脉。过分繁琐的概念辨析可能会成为一种“钻牛角尖”的抽象议论,因此会使普通读者心生厌烦,以至于对理性的重要性丧失兴趣和信念。

与此不同,在多样化阅读中思考“理性”,就可能随时联系上我们自己关心的具体问题。例如,精致的利己主义是理性的吗?利他又是怎样一种理性呢?利己的理性限度在哪里?一个好社会应该以什么来约束人的利己心呢?是用“为大我牺牲小我”这样的口号吗?还是既尊重个人权益,又倡导社会公德?

这样的问题会让我们发觉,原来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是需要有所区别的,原受理性的问题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复杂。有些对个人来说是

“理性”的事情——为富不仁、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在公共生活中就是不合理,不理性的了。理性的人是不会选择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极端自私、损人自肥、互相危害的社会里。这样的理性问题既可能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书里碰到,又可能在伦理学、经济学的书里碰到,还可以在讨论公共说理的书里碰到,每一个不同的角度都可能增加你对同一个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阅读可以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产生多种良好影响,对人的道德认知、思维能力、思考深度、审美修养、想象创造、文字驾驭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都有好处。但我们在人文教育课上的阅读强调的主要是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及思考和判断能力。多样性的阅读有助于接触到更多样的观念。

>> 游戏对游戏者有道德训练的作用

齐鲁晚报:《游戏的人》的作者赫伊津哈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发展,最早的形式都是来自“游戏”,而您认为游戏也可以成为一种应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生活艺术”。如今很多中国人抱着“难得糊涂”“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过日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代”生活态度?

徐贲:赫伊津哈对“游戏”是做了定义的,他说的“游戏”与“游戏人生”这样的犬儒主义完全不同。他所说的游戏有两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自由和规则。自由不是你做事可以随心所欲,而是选择遵守你认可的规则,选择让规则来约束你的不当自由。你如果不遵守规则,破坏规则,就会破坏游戏本身,别人就会排斥你,不带你

玩这个游戏。

玩游戏,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必须的规则,以及规则的正当性何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把自由市场描述为一种有规则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是不择手段地牟利致富吗?不是的。斯密强调,“无形之手”的市场应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而不是让少数人在那里大发横财。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是在一个“自然自由的制度”中起作用的,斯密的自由市场核心是自由,不是市场。许多人捍卫商业文明,不是出于爱自由,而是出于爱钱。但在斯密那里,爱自由是首位的,他为爱自由而捍卫资本主义。因此,斯密在运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时,不是在将市场去道

德化,而恰恰是在强调市场和社会的自由道德价值,他是以道德哲学来写《国富论》的。也就是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当作道德经济学来阅读,而其核心价值就是自由、理性和道德的人。

好的游戏是文明的产物,它包含着公正、诚实、平等、荣誉感、尊重和信任对手等等道德素质或原则,这些也同样是任何一个好生活所必须具有的。相反,好游戏的对面同样也是游戏,同样有它的规则,但那是坏游戏,是潜规则。游戏对游戏者有道德训练的作用,这是美国学校重视体育比赛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坚持好的游戏,反对坏的游戏,坚持公开和公正的规则,反对不公开和不公正的潜规则。

大家 data

徐贲:经典之外的阅读,是种思想探索(上)



□本报记者 徐静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虽客居美国,徐贲却以极大的热忱介入公共话语,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写过专栏文章。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徐贲在公众面前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总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

有媒体评价说,“把徐贲出版的书籍置于一排,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以2010年为界,此前他的著作,倾向于学术,此后他的著作,收录的文章多为公共随笔、时评。

近日,徐贲的新作《经典之外的阅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他采用了一种“阅读思考”的写作方式,选择的20本著作虽是经典之外,却可以帮助读者思考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以图进行一次持续的思想探索。本报记者通过越洋邮件专访了徐贲先生,请他就阅读的多样性与独立思想的养成、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区别、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等话题展开阐述。